

# 永樂大典

四十五

卷一萬四千五百

#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五百四十五

五柳

○著

洪武正韻修應切。明已章也。紀述也。亦作著。又朝內列位曰表著。人

名下魚詒樂三韻。陸法吉廣領度也。宣也。稍也。成也。定也。又旅客長

宿客反。又竹呂反。見論語主。又音行。又音除。見詩丁度集韻著明也。立也。

或以所作者。古作詣。可馬光類篇著文。通候切。說文飯狀也。又陟累切。候

累先齒也。士表禮曰。慎日類裏著。甲人日者。凡之以至也。曰苗著。角茶卦

之列。直客之音為附著。陟客之音為客著。陟應之音借為表著之音傳曰。

輪有著定。會有表著定。如今班位。各有義職也。輪有章位。故曰著定。因之

而顯著之義。中庸曰。形則著。著則明。人詩云。俟我於著乎而。又人日內序

之謂日著。孔頤達曰。周作門戶之謂著。守宇若同。映陽德隆。押韻釋

教亦作者樂記樂者。太始注直客反。著處作也。此非中庸明列著者。形

之大有明著之顯者。張處反在此。左傳朝有著定注。朝內列位常處謂之

未著。音切同上。釋行均龍龜手鑑著又張客反。所著也。又如呂反。任也。又

## 卷之五

一

著

直客反。食之。著修候反。又直客反。楊桓六書統知母著。余見詩韻知母統  
考。籀解以叶止。古大良著。并皆失之。以叶止者。新字。从止。古止。一物止於  
而折之。則以叶止。古大良著。今叶止。今叶止。故古而明顯之義。今人謂止石為  
之。謂之石隔。熊忠顯會舉要次商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著。照像切。見林音。  
此轉注明顯也。作著。古齒非。又著五也。又紀述也。用注通文。朝

內列位曰表著。即宁字方音。顯會定止字切。如張如真也。著

洪武正韻修應

表著

上廣子碑見杜从

篆

山

上廣子碑見杜从

篆

古篆篆言文韻海

山

古篆篆言文韻海

山

上古文下表篆篆

山

善

解子  
經

表著

丘傳叔向曰。朝有著定會有表。表有檜帶有結。食朝之吉必聞於表者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檜之中。所以道容貌也。

俟我於著

詩。俟我於著。于。止。我。休。古。日。往。之。謂。之。門。戶。之。謂。之。

好惡著

禮記樂記。好惡著則

賢不肖別矣。

疏。三。經。所。皆。皆。不。有。日。無。分。離。矣。

精神淵著

世說新語。時人欣題

目高坐而未能桓廷尉以問周侯兒。可謂卓明桓公曰。精神淵著。高坐而

齊孫。少

友著

新唐書李傑傳。傑本名務光。相州滻陽人。後魏并州刺史寶之

子。

齊孫。少。以。李。友。著。據。明。經。第。解。褐。齊。州。參。軍。遷。累。大。官。負。外。郎。

見微知著

許魯齋語錄。君子見微而知著。遇人歎於特明若只

告。之。少。先。和。而。稱。其。精。神。淵。著。富。于。此。其。而。名。士。所。歎。如。此。

物。其。發。光。而。後。遇。止。特。見。微。於。東。而。土。於。西。也。

以孝

日。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人。能。知。恩。已。者。為。已。害。害。已。者。為。已。恩。則。可。與。語。矣。老子亦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驅騎田獵令人心發狂。鄙子亦曰。臭口物多終作疾。状心事遇必成殃。入日得便宜庚勿再往。真有首之言也。故前人亦有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之說。正如水能載舟而亦能覆舟。事事物物莫不反對。庸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失。以縱情極欲而益已。以存心養性而柱樞。不喪德墮身而已。惟君子而能見積微致著。抱朴子疾謬篇。積微致

微而知著。過人欲於將萌。

積微致著

抱朴子疾謬篇。積。微。致。著。著。果。淺。成。深。鴻。羽。所。以。

沈龍舟解經

始。以。超。然。玄。著。晉書王戎傳。善後談瑞。朝賢上已日禊禊。或問王

之問。超然玄著。其為識鑒者所賞如此。

濟。日。昨。游。有。何。言。談。濟。日。張。華。善。說。丈。溪。農。頤。語。李。狗。公。素。有。詩。贈。同。姓。人。日。吉。宗。天。下。著。王。勝。之。取。注。之。日。居。甘。泉。者。以。祖。者。水。叶。名。相。李。八。居。十。永。嘗。長。壯。貴。藥。者。以。木。牛。者。牛。叶。家。主。

# 永樂大典

## 卷一四四五五

集。以木牛木羊。人牛而牛木牛。園林者。以愁著。牛力而牛而牛而牛而牛而人  
牛而牛而牛。裁懷者。以物著。牛未懷。牛天下。懷者。而必與人牛利。歲久。自  
以物多。作詩者。以路達者。路達。大人。事而詩。所上林。日。達而詩。与斯下  
而自相承。牛。牛。言人。新。未。清。及。上。人。風。若。新。官。故。之。的。九。使。市。人。及  
丈。行。及。九。士。官。力。牛。服。各。明。者。山。之。

此數人因勝之有云。遂自託不朽。

來朝居于私第。莊宗方惑群小。疑忌大臣。遣守殿同寮明宗勤靜。守殿陰  
使人告明宗曰。位高人臣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賞。公可謂位高而功著  
矣。宜自圖歸善。無與禍會也。明宗曰。吾洛陽

一匹夫。何能為也。既而明宗卒反于魏。

恩威兼著

傳。明宗自鎮州

高祖紀。時魏孟清三鎮。雄叛。人情大震。帝問計於劉知遠。對曰。帝者之興  
自有天命。陛下貴在晋陽。糧不支五日。城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內有勁兵。  
北結強虜。夙革何能為乎。顧陛下撫將相以息。臣諸載  
士卒以息。威兼着京邑。自安本根。固列枝葉。不傷矣。清白著海

志宋彊長孺。誠齋之子也。為廣州經農使如川

事。清白著於特。有詔獎諭。謂其清以吳隱之。

臺閣標著

晉二  
後文

集陸機孝侯周處碑。周炳。晉故常侍新平廣

漢二郡太守。封關內侯。督校衛名。臺閣標著。

威惠信著

宋歐陽  
公集。鎮

安軍節度使程公神道碑銘。慶曆六年。碑立昌平節度使陝西安撫使。如

永興軍府事。明平判延州。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留守北京。真

於二方。威惠信著。尤知夷狄情。

偽山川險易。行師制敵之要。

風生表著

宋楊誠齋集。荅常州  
守陳時中文代。依某

官。正心脩身之學。則物成務之才。形諸垂文。蓋王振金聲之餘響。

澤巾

朝著

宋韓魏公女陽集。辭光疎官第一  
卷。奉預直於書林。復溫中於朝者。

世族昭著

宋歐陽  
公集。末

州宜春縣公程公神道碑。出入特相。而特石

臣。子孫蕃昌。世族昭著。非其所自來者遠矣。

名迹彰著

宋鄭  
公集。末

爲注疏。精通學博。諱諱古今。經術文藝。而世稱

服。名遠彰著。近三十年。而則介廉正。不能趨附。

威望素著

宋鄭  
公集。末

曾伯可齊集。三辭免。知靜江府。未履西檻。客參狀。況今右廣為國後戶。未

半百年之相習。遐荒萬里之殊庭。辨繩不密。開槃方重。必威望之素著。庶

牧御之  
克勝。忠勞炳著

宋吳冰鶴林集賜洪咨夔以恩加己子詞不允詔狀以卿博厚有邈凌霄漢之氣節矣矣

有胡補進化之詞章。

親政居坤忠勞炳著

宋王與均藍樓集賀趙安撫劄子治辟以功名見稱主朝以風

米宣

外著

宋真宗復宦於中興尤內

廢著

文記食寘傳子貢仕

魯之間又越勾踐用計然後所謂積者所者者皆謂而貯之孔子弟子傳于貢好廢舉與時轉賓賓江之歲參存時一物或財百物財貴則其為皆貴人十年古百角大富戶之也止矣。廢居者之不以財財以謂廢奉廢居者其大富戶

完物無息等以物相貿易虧歊而食之貨勿留無故居責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

大著

和中始置著作郎晉

元康二年又謂之大著

城著

左傳襄公二十二年樂豫子焉下鄉宣子使城著

而遂遂之秋樂盈山弁楚江書外邑元生十月

積著

史記曹參世家攻著深陰平原而廬于隱日此理

設計使無生其苦已之成

地著

史記樊噲傳西漢書地理志著江許古曰昔竹

### 卷之五

#### 四

戶人之吉上庶天而年以祿以而著危之看

雜著

臨川志堯百扶字

曾孫家臨川歸象山陸先生通理學尤深於春秋鑒序熙二年弟調官如南康軍至郡道半糧俸米寃征民無流徙會奉祠叔度遊廬牛所至賦詩集禹錦曰雜著嚴滋字泰伯臨川人瑞直明敏從象山陸先生學先生

曰始吾聞泰伯賢本觀氣象德談論可與過道主柳陽薄卒而文有東征雜著宋趙鼎臣竹隱時士集雜著漢祖與項羽爭天下五年而後僅勝之至其所作功列曰吾不如子房蕭何韓信雖陳平曾益不與而則其平日所屬耳目者可知已。蕭何以督全故卒無害焉。鄧侯義危賴三人然其文封也。高祖先之定位也。鄧秋與之何初無一言自解也。雖貫四示行卒以請范增疑其術出於廷尉亦幸矣。鄧侯義者眇然不文三萬戶之封位居六十二在降淮英郡下爲序此其所以爲子房之智者歟而顏稚乃以謂或以材德功勞本無定次就今有之亦不當如是之遠。寔皆名勢功在當時已不可衡窺顧宜一師古所及耶。兵以止合以守勝豪傑之

攻秦也周章百以百萬之師至戰下而不得進。沛公繼戰雒陽。亦輒不利。遂從豫州略南陽而西攻武關破藍田。逼巴。拔郿。濟江淮而上。別攻淮南。吳王濞之來兵也。其將田祿伯亦曰。顧待五萬人脩江淮而上。別攻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濞不能從。頓兵下邑。不戰而潰。大兩  
人之相與聞。抗亢擣冒。人知其所為。備則殆。未可以報勝也。惟能卒然來  
不意而擊其後。故吾有不聞聞必克矣。劉夢得有言。貴生明主道。衛館  
工牛戲。高遇漢大將何人居貴位。余考諸史。擅當太宗時為太中大夫。後  
拜謀王傳顧祚。乃以功次為中郎將。至景帝立。始為王傳繼。以吳楚軍功  
封侯。遂連丞相。則當孝文時。館固未貴也。人誼早死。而祚後達尤復不倫。  
詩人雖欲傳會。遠詞乃不如其舛。有如此者。董仲舒為漢儒宗。斷藁一  
出弟子以為大愚。劉更生通達古今。著洪範傳。其子從而攻之。若紀歛然。  
夫儒者之學。本所以明仁義。修教化。考論六藝。不失大中而已。不幸已守  
獨私。有聖賢之說。而自用之也。况子穿鑿附益。流為坐贊。雖其門人子弟  
不得無罪。而師父之間。實有以招之焉。然則達門殺昇。詩禮發衰。信不誣  
矣。李漢叔昌黎集。自云收拾遺文。無所墜失。今世傳者。稍稍各以其私  
錄。附益外集。初尚四篇。通解崔廣。部書明水賦。河南同官記。宋平昌夏卿

卷一百四十四

五

君然雖貞毅之勇無所為力。良子之謀。未知其自處何者。發於不意故也。故君子不可不養靜以俟動。羔裘之大夫。以其君不用道也。故去之。過大路之君子。以其君失道也。故去之。至於南山則大夫過其君之惡者也。夫遇惡而後去。其辭之蓋不早矣。故序詩者與之於斯檜。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我知之矣。又曰。不如命無以為君子。若太賢者。則未足以及此矣。詩於君子。常以出處去就為言。至於質者。然後有因窮放逐不能餐飽之詞。孟子所謂所就三。所去三者也。大哉君子。非以道事君子。曷可以諾是哉。戴把之詩曰。女子善懷。亦各有行。夫人未嘗無懷也。而有所謂善懷者。豈求懷人。求質也。每懷靡及。放事也。與夫君子之有女懷春。衛詩之我之侏矣。固有間矣。是所謂亦各有行也。晉獻之德謾。特好之而已。未必信之也。故米芾刺之。其詩曰。人之而吉。胡得而。是尚庶幾其改也。陳之宣公。則既多信之矣。君子不獨刺之。而又憂之。其詩曰。心焉切切。心焉陽陽。初日切切。終日陽陽。者由憂而至於懼也。右大東周之王。其於謾也。又甚焉。米萬之詩曰。一日不見。如三歲兮。則是豈獨切切。陽陽云哉。故序詩者以焉懼謾之詩。蓋以憂焉不足道也。至於幽王之時。則謾之禍成矣。君子得罪而盜言孔甘。蕩然莫可致止也。巧言曰。無罪無辜。亂如

藝文卷四百四十五

六

此體。匪其止於難王之印。則所謂憂與懼者固無及矣。徒亦自來矣。不幸而已。故曰傷謾焉。孟子有言。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且謂以瘠而至猶反手也。當是時。不獨庸人愚士私怪其說。雖其高弟弟子公孫丑之徒。益亦疑以為不然。吾讀褰裳之詩。見鄭人之狀苦於兵革。而思獲赴憩於他邦者。何其切也。其言曰。子患恩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恩。豈無他人。嗚呼。其勢宜不急。而其情宜不可悲哉。管大溺於水而陷於火者。方其四顧號呼。顧痛須臾之介。狂奔疾走。沉沒漬爛。當此之際。有一人焉。能援手而出之。解其塗炭之苦。而措於安平之地。則其人之感恩戴德。宜如何哉。齊桓公攘狄而之衛。人人思之愈久而不忘。木瓜之詩是也。彼一介者。縱仁義而接諸侯。尚能如此。況乎以王者之仁政。而撫亂世之遭黎子。未作孟子能知之。故曰惟此時焉然。東方木明。頻倒衣裳。過之大者也。庭燎之先。鬻聲詩詩。過之小者也。宣王之過。過於勤而已。右大齊君。則號令固亦不時矣。故庭燎之詩。止於歲之。而東方之無節。則在所利也。天下之治亂。在夫人材之盛衰。國家之廢興。繫於賢者之出處。方屬王之際。人才微矣。哲先在位。而達用其良。則賢者亦不可得而致也。宣王承其喪。亂之餘烈。側身修行。其始也。固嘗任賢使能。如燕民。新美人林如米也。

# 永樂大典

## 卷一四五四五

徵接下如吉日。其昭政顧治之意。周密備具如此。於是始倚天子南。張仲方虎中興之後。相與出而輔相。然後能據戎獲上修政事而會諸侯。統令自出號為中興。可謂知所本矣。然中人之志不能不始勤勞而後表忠也。故鶴鳴豫之如何亦教之反其本而已。求賢所以本之。故古鶴鳴于九年。聲聞於野。則其德音之著聞。不志於難知也。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方其在淵。則魚可謂深而難求矣。然陽升則出。而在渚。蓋賢者進治則亮。惟有道而從之。則不患於難致也。既能致之。則必能任之。上賢而下不肖。所以任之也。故又曰。樂彼之園。園有樹檉。其下祚祚。大如走。則賢者得志而有功矣。吾能遠舉而信任之。則天下之賢才無昧遠貢。雖真有不為吾用者。于故於是則雖官山之石。而皆可以為錯也。蓋宣王之所以興衰撥亂。由於任賢而使能。將欲使之持盈守成而無廢前美。則非急於用人。其孰能致哉。然宣王卒以不情。此岐岐白駒。所以有空谷之遙也。白駒賢者去之。國人思望而欲其歸之。詩曰。岐岐白駒。食我場苗者。欲其來而食於我也。與立中有麻。所謂將其朱食同意。繫之維之。以永今朝者。特以留之也。所謂伊人於焉道達者。欲留而不特見。則恩所謂白駒之賢者。於何尚而道達乎。岐岐白駒。食我場羞者。待之厚也。繫之維之。以永今夕者。留之久也。

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有頤者弁。實雖伊何。尔酒既旨。爾殽既和。迪上心而告以善。且以解吾心之弃弃也。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兄弟之情尚恩也。豈不爾恩。中心是博。君臣之分。尚誼也。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有耻。頤僖公君子之有道也。其詩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故鼓咽咽。辭言歸。所謂道者如斯而已。馬伏波好名。喜功。懶不知止。晚節雖酷。卒因於謹。不亦惜哉。或曰。人臣之義。固忘身。當五溪之事。而後以老聞門而奉朝請。一日過候。有大吠之虞。此後朱新進。爭功。投足之秋也。顧撓已封侯。揭節矣。已所已有。尚富。方以與人。況可芟躰而舅之威。觀其威。松圓也。是智而教。嚴致之。是明。至於謀已。判不周。如此。情子時。無有以孟子論為婦之事。告之者。恐夫。慶賞刑威之謂政。仁義禮樂之謂教。孟子曰。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所以得民心。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蓋必有漸摩。存焉此教。五教所以不可不在寃也。春秋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世。生子不育。此何以書。故梁氏所謂疑。故志之者。近倚真訖矣。正方是抑。

## 卷之三

八

參齊魯之合。皆以子同為齊侯之子也。猗差所謂辰我主兮者。亦詩人恨時人之吉也。故聖人固其生也。正其名而旌書之。子游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先儒以道為禮。學者疑焉。孔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先儒之說。蓋出諸此。然則端牘之詩。所謂道化者。亦曰以禮化之而已。與汝墳之詩異矣。韓非曰。道之云遠。曷云能來者。國人久役。怨讐之詞。與蘇蠻所謂道之云遠。楊之水所謂曷日遑歸。內意。書曰。德作善政。政在養民。盖德者。所以為政。而政者。所以養民也。魏小而追名。儉以奢。至於叔桃而食林。然不能用其仄。恩所以富。而教之者。此序所謂無德教也。齊之作歌。先股肱而後元首。欲蘇廣歌。先元首而後股肱。君子交相歎。上下相賴也。古者長民。衣服不威。從容有常。以齊其民。故能饑然有可畏之威。可象之儀。使民取事之不厭。大牢檻檻。大牢淳淳。言民聞而長之。卷阿所謂令聞也。毳衣如美。毳衣如鳴。言民望而畏之。卷阿所謂令望也。斟酌來施施。施施難道之意。斟酌來食。則君子之所就。非苟而已也。近之致敬。以有禮。吉之時行其言也。斯食之矣。卒曰。始我佩坎。則君子之於食也。宜。獨素餐云乎哉。施德於民。蓋如此也。坎上之人者。佩其服之親者。古者朋友之文。於其好之也。則必難保以報之。示吉報之。而遺之以具德也。

留子之始民如此。則其施可謂厚矣。此固民之所思而不置也。先王未嘗有意於建功也。而功必由我而立。未嘗有意於待人也。而人必待我而服者無他焉。惟反身以修道而已。故其所以求之也。與乎人之求之也。蓋修辭非以廣某而某自廣。文德非以來遠而遠自來。道之所存。固有不斬然而然者矣。猶之井角童子。子身日加長而不自如。至於突然而首升者。見之。嘗未幾何時也。此豈有所勉強而使然哉。亦裏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徒志於求而不如真。所以求。故有田刺之而序詩者。以謂所以求者非真道。大所謂道者何哉。亦曰求諸己而已。夫子至於是邦而必問其政。其亦類是邪。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先按厥猷惟后。曰表則非由外繢者也。曰恒則天。使我有是性也。可謂久矣。其裏也。其久也。而道固常存矣。彼所謂元后者。夫何為哉。若有其性。先峻厥猷而已。謂之若。則非有於逆也。謂之有。則勿枯亡而已。謂之絶。則責於安而無變也。故民之厚謂之歸厚。民之彝謂之永。而君子之於經。亦在于反之而已。然則孟子道性善者。是都非歟。玄鳥序吉祀高宗也。康成謂當作捨。捨者合也。合神主於太祖而序昭穆。詩上述玄鳥生商成湯受命。若四時布化。不應遠頌上祖。蓋特以長發數武之義推之爾。夫詩非一人作也。

堂可以例言。閩宮頃晉僖。而姜嫄后復文武周公之事。皆見于詩。妻如其非頃周而特頃魯哉。鄭夫之明矣。近世說者曰。上頃祖下及孫子。言高宗之上。有以紹祖。下有以詒孫也。吾有取焉。又詩曰。景育維河。毛以為景夫。育均。顧達釋曰。吉尚之政。大均。如河之潤物。無不及也。鄭以貞河為云何。謂發語辭也。大景負維河四字耳。遂以謂其政大均。如河之潤物。無不及。穿鑿之說。非人情也。鄭以為發語雖文理頗順。亦未可據信。說者過謂景讀如既景。乃固負。如聊樂我負。河為武丁所都。大抵皆牽強之說也。詩之末。久矣。或字舛失真。或古今詒異。明者辨之可也。傳所以釋經也。傳失者固宜糾。糾二說之失舉。而歸諸大中也。觀顧達之書。每每列為二說。毛謂此而別從而失之。鄭謂彼而失從而失之。大從而失之。後從學之士。如窺江海。汪洋沉澁。盡難分擗。靡所不有。然至於鴻濛怒濤。東西四流。徒震悸心。目瞀然。亡所適從。無一人能了然者。則疏者果何用耶。此顧達之大罪也。夫皇商頤達以鄭說之不同也。既著之於前。而後破之於後。是則正義之石采。安在哉。此余所甚病也。然觀其言。每咎於毛。而詳於鄭。則顧達者。真助鄭者。

矣。人之處世。如毛之附皮。燕之巢幕。皮之不存。毛時安附。幕傾危則巢何以安。是以無貴賤。無智愚。同賓傷恭。唯恐大器之不安。故上自三公坐而論道。九卿百僚。諍諫匡輔。左史納言。右史書事。智者竭其諫。才者効其力。百工執藝以諫。下至士傳言。庶人謗。上下之情通。如手足之衛復心。如枝葉之庇本根。上之視下。如父母之愛其子。下之視上。如子孫之愛父母。中孚交通。無纖芥之嫌滯。首尾之氣周流。無斯須之阻隔。是以心若康泰。百體順全。故世以來一一反是。君自聖於上。以天下之知莫已若。唯天下之莫達于己。竟使於下。唯恐失其富貴。苟合逢迎。或辱百至。或頑嚚於下。漠然無情。如秦人不如越人之肥瘠。天變於上。而無一人告之者。眾愚於下。而無一諳陳之者。百司虧府。無一物之得而莫有吉者。昏昏默默。共坐滿舟。可為寒心哉。或曰。歷觀古今。治常少而亂常多。何也。曰。為政在人。人之賴。數千年無一聖。數百年無一賢。聖賢不生。生而不得其傳。政何以治。庸人之私智小慧。小人之刻薄殘忍。無智慧而行殘忍。嘵利之間。內不自靜。天下安得而不亂。故曰。為人君止於仁。仁則靜。靜則天地位。萬物育。大由者人君之耳目肢體。耳聾於土音。目盲於五色。股肱墮於安樂。淫於游蕪。盡喪其心。無所不至。心非欲靜。真可得才。孟子曰。學然後知不足。

卷之三

十

教然後知困。本之人。固莽苟且。自以而已。先己自欺不明。一旦出門接物。臨路顛倒錯繆。自以為走。漫不加省。不知所以為國家。又無絕怒糾讐。彰善瘅惡之法。且無家塾鄉庠。序國學之模範。然而欲士之成己。欲小民之被澤。欲皇極之建。欲帝載之歷。欲百務之具舉。欲泰山之磐石。無法。違安於子子孫孫。亦難矣。三代之世。上成其下。下成其上。李世以來。上下相潔。招群納衆。以術不以誠。上潔其下。說指西設之人日主。上日可。下亦曰可。上曰不可。下亦曰不可。聲出而響應。形動而影隨。使為上者自明自聖。下潔其上者也。正如一人之身。心不能養四體。四體不能衛腹心。王相殘賊。自以為計。惜哉。清波襟志。仲平難者。數十條。臨川山陽板行其一。云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近世奸官。徒為辭詞。已足耻矣。而朝廷又為之法。曰。至某官乃得辭免。是教人為偽也。真兩府有除拜。未受命必先押入。其名已不正。益賢者以禮退。以義退。既可押入。必可押出。此固然矣。但立法有素。豈易頓革。柄臣為國具瞻。既膺大拜。不應偃然。即當其任。故三辭再辭。次及從官臺諫。一辭而已。此豈由衷。特拘以法。其不應辭者。豈官微任輕。違不係時之重。而然歟。兩府初除固已受命。特未受告耳。凡降旨日。不供職者。皆未受告也。楊誠齋集應辟序。淳熙辛年。海內大旱。霖布衣。

# 永樂大典

## 卷一四五四五

著文儒玉映武衛電雄。楚集孔鸞。陞列公牙。雖師師瑞。虞濟濟華周。無所  
與遜。孝宗皇帝。一日御垂拱殿。顧見廷臣。天顏怡愉。因問左右。宋子在是  
者而誰。凡若干人。皆謹對曰。無之。帝蹙然喟曰。光明峻德。首于九族。周封  
八百同姓。今吾聖神子孫枝葉。徒踐陵丈草墓。獨無一武誕冥文石。是謂  
靈園無鱗。太液無鵠也。可乎。即詔通臣。各舉屬籍之良者二人。居之幾何。  
射戟倉堪。間平政駿。茹拔鷺振大者台斗。小猶郎吏。而應廟居士趙無咎。  
是時方高卧南州。狎水湖之鷗。弄西山之雲。遠追徐孺。近訪山谷。賦詩把  
酒。與一世相忘。訖不求諸公之舉。而諸公亦無求無咎者。君子至。今恨之。  
或。者其謂無咎。才之。文未半歟。曰。無咎才固先人文。亦不後人也。然則  
諸公不求。而薦之何也。曰。才者。增之媒也。大者。忘之胎也。漢之董賈。唐之  
李杜。非不才無文之罪也。才與文之罪也。四子且然。無咎可以無憾矣。予  
自乾道辛卯。在朝列。特無咎為蘇州判駕已聞其名。後十八年。予再補外  
遇豫章始識之。至其家。見門巷蕭然。槐柳蔚然。知其為幽人高士之廬也。  
而真人老矣。無咎既沒。其子汝菴。未滿太和宰。一再訪予於南溪之上。出  
無咎詩文一編。自曰應廟雜者。求予序之。其文大抵平淡夷易。不為追琢。  
不立崖險。要歸於適用。而非窩非浮也。至其詩。皆感物而發。觸興而作。使

### 卷一四五四五

十一

古今百家。景物萬象。皆不能役我而役於我。嗚呼。無咎上無過也。沒而詩  
文可傳。未為無過也。無咎可以無憾矣。無咎詩善。括嘗知郢州。終官朝請。  
大夫璣。煥次疑。所主名跡。焯焯云。嘉泰壬戌仲夏既望。誠齋野客。蘆陵楊  
萬里序。陳亮龍川集。斯景望雜者序。尚書郎鄭公景望。永嘉道德之望  
也。朋友間。有得其平。特所與其徒考古論。今之文。見其議論。左傳。讀之窮  
日夜。不厭。又欲致木以與從事於科舉者共之。余因語之曰。公之行已。以  
呂中公范淳夫。而法論事以實。詛陸贊而準。而依據斯。若无匪夷。則又  
學乎孔孟者也。是宜其諱論之餘。或昔然而今不盡然者。毋乃反以累公  
乎。其人曰。苟足以移科舉。就說之文。不根之論。是其等之心。而識者。豈必  
以是而盡求公哉。余不能禁。乃取今上即位之初。其所上陳丞相書。以附  
于後。余水庫陳亮也。陳者。鄉何澹。小山雜著序。昔麻公。洵論文取象於  
易之渙。而曰。非能為文也。不能不為文也。又曰。此為天下之至文。其至生  
於淺。而故人以易矣。然天下之至顯者。理而鑒之者。悽。至近者。事而  
偪之者。遠。至和者。情性而撓之者。不平。惟不平故不正。於是以粹易明白  
而醇。而以清虛整齊為古焉。大古非詰屈。整齊之謂也。而學古者持之不

置至錦琳琢削以求之。求益工。尤益五。益彼自謂其能。而詎識所謂不能不為者哉。故觀文殿學士何公少負軼才。落筆驚豪雋。自其賦禮部試秘府解故若流水義妙如揭日。蓋天下誦之矣。其後在禁路。在政途。在中垣。在祠館。憂哀娛樂靡不於文發之。其篇章曠而清。其銘碣典而潤。其記序婉而寓其義。翰妥而熟。蓋有能為之實。而又有不能不為之思。以故言文者。起焉。大雅之中。責有使平之中。責有味。均之中。責有度。直之中。責有體。公之文。雖號粹易明白。而非若他人之謾艸膚露也。蓋圓巧於樸。而寄勇於閒暇。辭之所主意。亦隨之。其斯以為贊歟。余記昔登公門。七十餘矣。而片語不今客。短橫手自書。間與余許文。余應曰。微波駭浪不如安流。脩岸孤峯不如平陸。公首肯以為至論。後十五載。始得公全集。於其李子赤木郎丞處。信啓謫。謫悲嗟。知公已不見。而可見者止此徵序。不敢辭也。公名居字自然。世謂公之文。構其名與字云。端平改元五月日。朝議大夫轉作少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考功郎官。兼魏憲王府教授。臨海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陳耆卿註序。王夫雙溪集南窓雜著序。先大夫平生詩文遺藁題曰。南窓雜著。諸孤不天。先大夫指館舍于今四十有五年。其不肖孤共用先大夫之學。統律聲科處。則鬻文以補伏職之不給。出則隨牒轉徙。糊其口於四方。歲月使奪。持久而遺文。本及編次。追念先大夫。事祖母太夫人極愛敬。問起居。視飲食。日日皆有常節。有疾。不離左右。藥必審。而後進。承顏養志。惟謹。机喪。苦次三年。不飲酒。不茹葷。不入私室。事兄嫂。致恭且順。行之以禮。終其身無違言。教兄子以詩書。不啻如己子。間有悖之者。持之泰然。如常時。未始含怒。燕居與先太宜人相識。如賓。未嘗見其疾苦。遽色戚。復有恩義。蓄產二字不出諸口。隱德奧行。如此可以追配古人。其不肖既不能發揚其幽光。而遺文在墓。手澤如新。又不能編次成書。誌天躋地。何所逃罪。曩自臨湘解官歸里中。孳遺棄。如寧及臨江解官。中都歸故里。遺藁留分享。寫居。遠不可即。致匱更失。於會肆。大躍湮沒無傳。無以見先大夫於永下。乃訪於親舊。得其刻墨所傳。尤吳茱淵。頌某石陵。先主倪氏。雜著序。自永都文獻之餘。天下士大夫之學。日趨於南。或推皇宋王霸之略。或談道德性命之理。彬彬然一時人材。學術之盛。不可勝紀。蓋東萊呂公。本其伊洛義理之學。且精於史。水。康。陳。公。同。方。與。之。上。下。頤。頤。其。議。論。而。獨。責。於。事。功。未。以。國。家。兵。戈。難。折。之。冬。王。業。偏。安。人。心。不。固。紀。綱。廢。壞。風。俗。蕩。馬。而。失。防。意。特。自。有。酌。古。准。今。

知時識務之士。唯豪智勇。聞矣頗茂。而出於其間。或者猶慮其古方新病。之不能以敘亟也。當此之時。同父審陳征討大計。石陵倪先生朴實。先後同父草書。萬言。欲以兵戰自效。不下同父。然同父因其才力氣岸之豪。中陷於罪累。至老纔得高第。終以不得躋騁於中原。而遂至淪沒。先生方以其學勝。亦且不能於鄉里。至以罪廢徒。筠陽故難有志焉。而終以寒窶而老死。蓋予每觀先生之書。則萬之洗冷。痛惜而不能自己。先生嘗本其兵戰之所自出。備知天下山川險要。戶口虛實。著為輿地會元四十卷。又推古今華夷内外境土。徵塞之遠近。繪以為圖。張之屋壁。而預定其計。未遂。料其戰守者。不一而足。是時顧出為當世有用之學。而不欲僅為儒者。陳腐無實之空言。當時之士。惟同父為能知之。先生亦惟寄示同父。而不追以他及者也。然使先生之志。且與同父應用於世。天下之兵。蜂集蠭聚。勝負雖未可知。必也人心國論之既定于一。力守東南以為保障。專意西北以謀進討。江淮裏漢日以寧謐。秦鳳陝虢之間。達民職員。義士壹車。尚不為無補於萬一者。是則後世所以深有取于樂毅之常生。而重恨曹蜍之淹淹。海盡也。夫自南北分裂。士之學者。方守於一隅。而苟跡之所被者。卒不能以偏歷。黃河之源出於岷崐。黑水之流播於南海。而近世地理之家。茫無據依。遠相億度。盖今海內混一。重譯萬里。黃河自生宿海發源。歷九渡河而後北會於臨洮。積石之西。黑水復流其西界。而經越於滇越之外境。若可以燭照而數計者。譬如談天文者。每以洛陽居天地之中。然而南至北景。北踰缺勒。斗極出沒高下之度。殊不可以常度準。又豈得徒溺于羲和渾天之說。而獨不少究于周髀勾股之法哉。是故先生輿地會元之書。茲既不能以復見。至於華夏内外境土。徵塞之圖。則猶未免于參差矛盾。而未盡善者。此殆古今祖述編類之一疵也。雖然。先生之學。誠可謂博而有用者矣。當呂公云亡。先生始書同父。謂宜方學以報呂公。後而同父弗然不悅。是其一時人材學術之盛。卒不肯俯首以隨人下。而欲自表於今世。自今觀之。前輩老成凋喪。俱盡。新學小生。雨弃不學。是以一切墮於黃茅白蘚。而欲以為同。竊其殘骨剩綫。而不敢有異。至其立言。藉口結舌。而無所發明。臨事則亦凡時偶耳。偷懦僻事。而不是以赴其鼓舞。作典之機者。此皆見棄於先生者也。藉令先生之學。本之以伊洛之教理。而又無責于永康之事功。則其所就。且不止於此。雖然。今之學者。尚可及耶。吾固未易以王道霸術之並行。而遽少之也。初。武失謝相。韋弱害。因先生之書。選為一編。今始得其全帙。號曰雜著。者觀之。又嘗過其所居。則山洞

藝文志

三

涇塞。據守傾蕩。羌兒狡鑿。悲歌蹴踏。猶能示其故墟而亦不能詳也。况其所著之書耶。嗚呼。士無當世之功業而徒務於有言。不至於此不極也。是人古今文士者鉅藝術者之一歟也。悲夫。同恕渠巖集雜著詩。歲月滔滔不貸人。廻頭二十有三春。試為點檢。工夫去。蓋對蕩盤詰日折。憶初總艸絕嬌痴人。是人非但解照。大笑頗能通姓字。有如爭持似無知。物識紛紜自古同。瞻烏誰與辨。唯確柳州著論。非封建猶說唐虞。未至公聖模賢範孔洋洋。聚辨居行政急流。

何物人間有真樂。從渠文繡與青梁。

### 著詩齊國風篇名俟我於著

叶芳無反直居反

乎而充耳以素叶孫反乎

### 而尚之以瓊華

叶芳無反直居反

乎而充耳以素叶孫反乎

### 秦聲萬翠堂

十四

亦不如是說。何人杞建。所說尚之以青青東陵墮矣。大抵人是呻吟。如對許仇友而六。此是人子禮。對夫侍而有之。看來只是仰賴。人如古人充耳以墮。或用土。或用木。不知是塞於耳中。而後走者在耳外。看來恐不是以朱青。而在當耳處。林子家釋。孔氏曰。先王取其長傳鄭玄義。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傳云。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傳云。俟我於著乎而充耳。謂所以縣瑱者。或石而絕纖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此古素者目所先見。而云尚之以瓊華乎而傳云。瓊華。美石。士之服也。變云。尚猶許也。紳之以瓊華者。謂縣繞之木。所謂瑱也。人君以玉為之。瓊華。石色似瓊也。孔穎達正義。俟我至乎而毛以為士親迎。夫既受婦於堂。導之而出。妻見其夫衣冠之飾。此陳其辭也。妻吉君子待我於門內之著乎而我見君子塞耳之瑱。以素象焉之才而我又見其身之所佩。飾之以瓊華之石乎而吉士親迎。妻見其冠飾。君子待我於著之時。我見君子充耳以素絲焉之具。未飾之以瓊華之石。言用素絲而燒。以懸瓊華之石而瑱也。傳侯待主客與。正義曰。俟待釋詩文釋官云。門屏之間謂之室。李巡曰。門屏之間

# 永樂大典

## 卷一四五四五

謂正門內兩整間名寧。孫美曰。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守立處也。著與字  
音義同。楚語稱。公子張驥誅寧王。王病之。曰。子復語。不教雖不能用。吾  
置之於平。對曰。願君之周也。故古不然。已清之犀兕兕象。其可盡乎。真又  
以絕而墮。草昭云。墮所以塞耳。吉凶默之牙角可以為墮。走矣可以為墮。  
此言充耳以素。可以充耳而已。素者。惟象骨耳。故知素而象墮。毛以此章  
陳。蓋士以象為墮也。

箋。我嫁至而云。正義曰。此說親迎之事而言。

待我。則是夫之待妻。故知我是嫁者。自謂也。士婚禮。渙親迎至於女家。主  
人揖入。賓執鴈從主於廟門。揖入。三揖主於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  
面。奠屬。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是受女於堂。事之以  
出。故此婦從君子而出。主著君子揖之下。羹亦無擇。我於庭不言擇。我於  
堂者。婚禮女立於房中南面。婦於堂上待之。拜受即降禮於堂上無擇。故  
不言之。婚禮止言以從。不言在庭者。擇之。羹如擇之者。言待我明其位。待  
之也。下婚禮婦主大夫。主人擇婦以入。及寢門。擇入至大夫引入之時。乘  
門而擇。明女家引出之時。亦每門而擇。故知王者。君子擇之之時也。我親  
君子。則以素為充耳。所謂懸墮。古懸墮之絕。用素非為墮耳。桓二年左傳  
云。衡絕絃絕。是懸墮之絕。故云或名焉。統魯語。敬姜云。王后親織玄。統織  
云。衡絕絃絕。是懸墮之絕。故云或名焉。

### 卷一四五四五

#### 主

綠為之。卽今之條絕。必用雜綠。綠而之故。言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直  
言人君與臣不辨尊卑之異。蓋天子諸侯皆五色。卿大夫士皆三色。其五  
色無文。正以人君色專。備物當其五色。臣則下羊皮宜降。故以兩耳。此制不  
親迎。宜陳人臣親迎之事。經有素青黃三色。故為臣則三色。入解三色而  
獨吉素者。以其素色分明。且所先見。故先吉之。女於室。從堂而後至  
庭。主著目。所先見。當在堂。見素而以素配者。為章者。取顏的故耳。或庭  
先見。青。堂先見。黃。以爲章次。王肅云。王后織玄。天子之統。一玄而已。何  
云其五色乎。王墓理之。玄統。人之條。室有一色之條。色不雜不成。而降王  
后織玄統者。舉夫色尊者言之耳。義或當然。傳。寔華至之服。正義曰。  
寔。是玉之美名。華謂色有光華。此石似寔玉之色。故云美石。士之服者。蓋  
謂衣服之飾。謂而佩也。王藻云。士佩瑞珉玉。此云石者。以石色似玉。故禮  
通。資賤皆以玉言之。尤以士賤直言。美石故下。韋乃古似玉。王肅云。以美  
石飾。象真。案。真之所用。其物小耳。不應以石飾象共而一物。王氏之說。未  
必得。傳。首心寔華。寔。華。美石相類。傳以此韋為士服。二韋為卿大夫  
之服。卒韋為人君之服者。以序言。時不親迎。則於貢賤皆不親迎。此宜歷  
陳。尊卑不親迎之事。故以垂韋為耳。非以寔華。暨。暨。寔。寔。美石之文而知其

異人也。但陳尊卑不覲迎之事。以大夫居位尊於士。其石當美於士服。故言似玉耳。其實三者皆美石也。寔尚猶至似瓊。正義曰。尚謂尊尚此物所為飾。上言充耳以素。謂飾用素也。此言飾之以瓊華。是就飾而加飾。故吉謂懸旒之末。所謂瑱也。君子偕老。說大人之服。而云王之瑱。今故如人君以上而瑱。君乃用玉。臣則不可。而瓊是玉名。嫌臣亦用玉。故辨之云。瓊華美石。色似瓊者也。非用瓊而瑱也。莫既言人君以上。即云瓊華美石。二章竊云。石色似瓊似瑩。皆以為似。則鄭意三章同說人臣親迎。非人君之上。莫唯言臣。則三色不辨。臣之尊卑。蓋三章總古卿大夫士也。以吉具於著於庭。於堂正走。侍有先後。不宜分而異人。故而總述人臣親迎之法。孫毓云。某禮之名充耳。是塞耳。即所謂瑱。懸當耳。故謂之塞耳。懸之者。別謂之統。不得謂之充耳。猶瑱不得名之而統也。故曰王之瑱兮。大設櫻以為冠。不待謂冠是櫻之飾。結組以慈佩。不可謂佩。所以飾組。今獨以瑱為統之飾。緣於名而失於實。非作者之意。以毛玉而長斯不然矣。古充耳者。固當謂瑱為充耳。非謂旒也。但經言充耳以素。素殊懸之。非即以素為充耳也。既言充耳以素。未言充耳之體。又言飾之以瓊華。正謂以瓊華作充耳。人臣服之以爲飾。非古以瓊華飾旒。何當升冠櫻組。佩以爲難乎。經言

## 永鑒卷萬單音五

六

飾之必有所歸。若云不得以瓊華飾統。則瓊華又何所歸哉。即如王肅之言。以美石飾象瑱。象首琰於美石。謂之飾象何也。下傳以青而青玉黃而黃玉。人當以石飾玉乎。以經之文勢。既言充耳以素。即云飾之以瓊華。明以瓊華為充耳。懸之以素絲。故易傳以素為旒。瓊華為瑱也。陸德明釋文。著主凡人。入主後人。人者。皆內傳句。宜音五聲。五聲。五音。五音。象奏。止。通人以縣。子。下同。而旒。卽見大充居正六經止誤者。尚之以瓊華乎。而作瓊。誤變从玉从夏。說文瓊。赤玉也。注玉夏聲。夏管水也。从夏从人。在穴上。徐鍇曰。人與目降。充營而見之。朽正切中从目不从且也。木从詩作瓊。要義士觀受婦于者。妻見其衣冠之飾。門屏之間而宁。著與宁音義同。犀笄兜鍪之牙角。可為充耳。著於庭者。古擣室不擣者。堂上無擣。統而縣瑱之繩。今名條。王肅。天子之統一玄。王基謂條無一色。鄭以素為旒。瓊華為瑱。與毛異。毛見王大東菴吕氏續詩記張氏曰。充耳非一物。先以瑛塞。後以玉加之。又曰。俟我言大之後戒也。著夫家之者也。如是則不覲迎也。於庭於堂者。必不是覲迎。只俟於堂於庭於者而已。前漢地理志。載齊之風俗曰。俟我於著子而。此亦其狩綏之禮也。雖非此篇意之所主。然廣谷大川興利民主其間。其俗則柔輕重遲

異爵五味與和器械與制衣服與賓皆學者所當觀也。詩可以觀。其此類歟。心八日五色之序。卦八口並九卦。九八口五九二七六。嚴此詩解嫁者。吉大子侯於夫家門屏之間。見其服飾有光耳。尚瑱之燒繩以素練而之。統用雜絲錦織之素色。分明日所先。先故先吉之。美未尚飾以美石之瓊華。謂瑱也。服此服飾而後於者。是不親迎也。心八日見毛傳。九日見王氏。華谷服榮詩解。瓊解見衛木公。設為嫁者之辭。古其夫待我於夫家門屏之間。先其充耳以素練而燒也。其燒之末加以美石如瓊之華。謂瑱也。服此服飾而止。俟我於其家門屏之間。而婿往。婿家之禮不行矣。是不親迎也。此詩總言卿大夫士也。於者於庭。於室止。是待有先後耳。毛以為一章述士。二章述卿大夫。三章述人君。本從鄭義。補傳曰。齊人廢親迎之禮。安然行候。俟我於其家門屏之間。傳曰。五色之傳。傳官口。疏曰。五色之天。木火口。土水口。金年。故十二日詩記曰。五色清內也。李簡詩學備忘耳。畔物而充耳。或石而燒。燒即今之條繩。以絲織之。或素。或黃。加以瓊玉之美。而似花者。燒統之末。所謂瑱也。心八日見唐書。李氏貴訓。俟於著此婚禮。所謂俟於門外。婿主婚。擇婦以入之時也。婿擇婦入。婦見其婿。先耳以素絲之燒而燒末加以美石如瓊之華。服飾如此而止。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七

俟我於門屏之間。婿往。婿家親迎之禮不行矣。詩傳纂註記。溫義父親牒子而命之迎者。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以廟而拜。迎於門外。婿執馬人。擇讓升堂。再拜。真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卒而婿授綏。御輸三周。先俟於門外。婦主婚。擇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贈。謝氏曰。脩容盛飾。非不美也。惜乎。具不知禮耳。疏曰。九八口。五九二七六。嚴此詩解。嫁我於夫家門屏之間。見其服飾有光耳。尚瑱之燒繩以素練而之。統用雜絲錦織之素色。分明日所先。先故先吉之。美未尚飾以美石之瓊華。謂瑱也。孔穎達正義傳。青者玉。正義曰。傳意。先耳以青。謂以青玉為瑱。

以瓊瑩

音

采

乎而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

朱子集傳。咸已庚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瓊瑩亦夫石似玉者。呂氏曰。此名禮謂嫁迎。婿及寢門擇入時也。劉注。迎。宜之。注下。主門謂之庭也。長傳。鄭玄。夏侯之。青尚之。以瓊瑩。子而傳云。瓊瑩石似玉。卿大夫之服也。夏侯。石色似瓊瑩也。孔穎達正義傳。青者玉。正義曰。傳意。先耳以青。謂以青玉為瑱。

故云青謂青玉。此章說州大夫之事。下章說人君之事。考工記王人云。天子用金。則公侯以下皆玉。石雜青玉。黃玉亦謂玉石雜也。奉谷嚴繫詩。封壇墜有美石。如墻之塈。如塈鮮潔也。鄭氏云。玉色如瓊似璧非也。蓋謂其色也。周易。九地坤持荷。寺兩詩。學備志。塈墜即玉。如塈然明潔者。古服飾尤盛。禮儀則闕之也。矣。夫人文之堂宇而光采可觀。人上貴乎。

人子之大義也。朱子曰：「人子之大義，莫過於孝。」

於子而朱子集傳既已矣夫石林五者  
固以升情而後至堂此皆禮所謂升

而書之于瓊英處。呂氏曰：升階而復至堂，此會禮所謂升  
自西階之時也。稱爵主，則尊者以善與，稱己，則不為與。  
不行親也。之禮者，其下二品，又如其是。不見有職列之位。此直嫁者事也。  
既歸而歸之者，或心先其時，俗不紀也。之大憾也。稱一柱，則係舉案就食也。  
惟此日，其凡日，則東之以食也。黃公之請，則賓平道望。覽天情，成威神也。  
不足也。惜乎人知禮耳。斯氏之見，則是也。禮記袁公問元和親也。  
足也。不以是乎。孔子教也。故其行已而對曰：「吾二三子也。」  
以為大也。宋朝社稷之主。名何謂也？史記曰：「孔子曰：『天也。』不令爲物。不生不  
大命焉。」世之制也。而謂已。豈子房之說乎？又說曰：「天也。不令爲物。不生不滅。」  
易。先於六

# 永樂大典

## 卷一四五四五

如花幕者。八日先達許九。李恕音訓階而後至堂俟於堂。此俗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婚導婦入。故於者於庭。於堂。安節皆俟之已。充耳。塞耳也。即所謂瑱也。用雞絲織成環。名曰瑱。以懸瑱。號天子諸侯用五色。臣用二色。素青黃。蓋各舉所見之一也。尚加也。瑱君用玉。臣用美石。瓊華。蓋如瓊之光華耳。總論李過仲黃賓大集解李曰。俟我於者乎而著門屏間也。漢地理志。衆此句。顏師古曰。著地名也。濟南郡有著縣亦不必如此說。下章吉侯我於庭乎而俟我於堂乎而晉非地名則上章亦不待謂之地名也。當作門屏間說。俟我於著乎而蓋謂男子親迎俟女子於門屏間。猶蓋指女子也。十之詩曰。子之昌兮。俟我于堂兮。皆是言其親迎也。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蓋言男子親迎俟女子於門屏間。又指我於庭。擇我於堂導之而出。女子見其衣冠之飾。充耳以素為懸瑱而飾之以瓊。尚解也。魯女致姜云。王后親職玄燒懸瑱之物以五色為之。玄者色之尊也。據此詩言素青黃者即此所謂瑱也。瓊美者瓊華瓊瑩之類也。毛氏以兩首章言士親迎。二章吉卿大夫親迎。三章言人君親迎。詩中本無此意。故鄭氏王氏皆不從其說。鄭氏謂三章具述人臣親迎之禮。王氏又謂仁以親之。義以紳之。信以成之。夫道也。以充耳以素配義。以充耳以青配仁。以充耳以黃配信。此皆淫生分別。異於毛氏者無幾。皆所不取也。論曰。周易咸卦。兌上艮下。彖曰。止而悅。貞女吉也。恒封蹇上巽下。彖曰。雷風相與。蓋長久之象也。是以禮有親迎。御輪三周。所以下女也。道先乘車。婦卑從之所以反尊卑之正也。凡此皆是聖人禮法之所存。不可亂之。禮惟天子不親迎。蓋以天子之尊無二上。故其逆后以三公逆之。春秋書王使劉夏逆王后于齊。非譏其不親迎也。譏其不使三公而使士也。自諸侯以下皆有親迎之禮。春秋書公如齊逆女。非譏其不親迎也。譏其取婢女也。其必不正矣。故詩人刺之曰。特不親迎也。然當是之時。親迎之禮廢。詩人猶以為刺是猶如有親迎也。降及叔世。不知親迎為何如。其禮之廢不知幾牛矣。而猶不之悔。刺知後世之不如古也。宜矣。黃曰。婚姻之道。嗣而親迎之禮不行。故詩人陳古義以刺之也。俟我於著乎而漢地理志。衆此句。顏師古曰。著地名也。濟南郡有著縣。下文曰。庭曰堂。則著當如先儒曰。門屏之間也。充耳謂瑱以瓊玉為之。以素青黃三色之絲而繞以玉之。尚飾也。親迎之服如此。今不復见矣。故蘇曹幹中詩說謂祚日門屏之間謂之宇。蓋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守主處也。毛公以為門屏之間曰著。然則

著宁音義一也。說文曰：宮中謂之庭。別自門以內堂以前皆庭也。若以爲刺不親迎之詩則始侯婦於庭終侯婦於堂。妾僂而無禮則男氏之著庭堂也。以士昏禮考之，婚爵弁縗裳緇施至於門外。主人玄端出迎，揖入三揖，至於階三遞。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席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然則至於門外所謂侯我於堂也。然不言他服而獨充耳以爲與者，古其服士君子之盛服而於親迎之禮無聞。而猶旄丘服如充耳之意。故如此詩正刺不親迎則而男氏之著庭堂矣。所謂秦青黃者統也。以綠職之所以唐填傳曰：王后職玄紳玄尊者之統色也。則秦青黃者卿大夫士之統色也。所謂變華變臺變美者，填也。變王之英華墜胥王之充采也。尚猶飾也。謂之刺，特則所刺非一人矣。戴岐隨續呂氏讀詩記著述不能親迎也。婚不出門，俟於家庭是不知有禮也。充耳以素加之變華雖吉，其飾固託以為風也。世有親迎之禮而不能行，非充耳不聞，則何以哉？惠湖楊簡詩傳，漢地理志言齊地風俗引蘇詩曰：侯我於著子而此亦許嫁之體也。藝文志謂齊詩咸非其本義。魯最而近之，然則班固謂焉詩綏之體。

## 卷四十一

下

者，魯詩之說也。去二家而取魯其考之亦詳矣。今毛詩一家之說，尤多謬誤。美可盡從，又况毛傳猶未明言。刺不親迎主衡方作毛詩序。始明言刺時不親迎，亦不言何世。則意說也。考本詩三章三言，侯我殊非陳古之情。衡方蓋意雜鳴。遲來方之日，皆荒淫之詩，而是詩次於其間，當亦非美。故曲雅其說大詩之不可以次吉也。明矣。清人鄭文公之詩而次昭公之詩之上，尤乖俗近於魯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則齊之禮俗亦美矣。雖當表亂風俗，豈盡變而而愈無一事一焉之善乎？況是詩亦特美其禮義而已。三百篇蓋多平正無他難，無深旨而聖人取焉，正以庸常平夷之即道也。諸儒不知道，故穿鑿而無說其害道甚矣。侯衛已兩誰釋官云：門屏之間，謂之宇。而毛傳曰：門屏之間曰著孔疏。謂著與宁音義同。鄭康成謂以烹充耳所以慧與者或名而疏亦有理。但謂人君五色臣三色職之未必然初無典據。惟以此詩曲雅其說且以烹為光，光鑿甚矣。士冠禮、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而康成妄析其義曰：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于以驗康成不善屬文，不達大理。是詩凡耳以烹以青以黃，安如非玄裳、黃裳云。天子用金制公侯以下皆玉石雜。說文曰：瓊，赤玉也。上石之雜而赤者。

爾瓊華。其色之盛者歟。斐璧瑩其色之瑩者歟。寔矣。其精美歟。尚有著之於  
純端歟。是詩禮儀其貌迎歟。鄭風吉侯我于室。亦謂親迎也。林丘講義充  
耳以素絲為之紩。其未飾之以瓊華為瓊華者用金。卑者玉錦或用象珠。  
門屏之間謂之宁。人君視朝所寧立處者與宁音義同。婿親迎女家主人  
揖入賓就席至廟門三揖三讓主人升西階賓升北面。真屬再拜。女立於  
房中南面陪於堂上待之。拜受即降出婦人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遂走受  
女於堂也。婦至大夫主人揖婦以入及嫁門揖入懸瑱之絶用素魯陪。故  
姜親織玄紩紩繩也。以雜色舉玄者舉大己之尊者言之耳。夫子諸侯五  
色。卿大夫士三色。此言見素取其韻句耳。瓊王之夫名華已有光華尚稱  
也。耽耽而加師。婦人臣周王故傳云。美石色似瓊許謙名物珍者。不親  
迎。詩人設女子言。既至見上矣。時北見淮侍北劉玉汝詩讚。婿賓主之禮  
三揖而後升堂親迎三揖亦用此禮。故著詩述男不親迎。惟俟婦至而揖  
入亦以此三章所言不斥吉婚而必稱所見之先耳。女而未婦。辭當如是  
也。親迎昏禮之所重。蓋男先於女。天地之大義也。故冕而親迎。君猶行之。  
况眾人乎。今齊國之人廢棄此禮。為男子者習以為常。曾不如婦人之猶  
知此禮也。大夫者家之主也。親迎者昏之始也。當始昏而不謹禮。其何以

卷一百四十五

主

止其家猶幸有知禮之婦。別家其庶幾乎。然婦人從人者也。而能如此。不  
終隨其夫家之風者鮮矣。此東方之日。所以繼作淑。夫子存此。所以美此  
女之質。正焉夫之禮。以示齊家之道。

著三章章三句

者羽 洪武止韻陟慮切飛來也。詳慎疏文。聲从羽者聲。章庶切。爾祚有魄。辨  
史注。制十音而土。非高既歸。日。有。毛。之。此。韻。之。在此能通者。方。詩。等。屬。昔  
制所。故。以。而。孔。歸。而。土。非。高。既。歸。日。有。毛。之。此。韻。之。在此能通者。方。詩。等。屬。昔  
之庶切。陸法言廣韻毒或作耋。徐鍇通釋只庶反。丁度集韻或從飛毒森  
故有復古編。薦別作薦非。歐陽德隆押韻釋疑此正龍翔鳳翥字。但人誤  
呼有上聲。釋行均龍龜子鑑之怒反。翁<sub>上</sub>作翁。孫氏字說以翁江為夷  
鵠桂六書統如母薦章怒切。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類翁字異韻或作  
薦。趙謙聲青文字通照據切亦加羽作此作薦非俗音上聲亦非又蟲名  
鳥飛高舉也。从皆省為意。上采鳥飛野趣之形。

轉注凡者韻韻會定正字切如號知真也翁一

篆書 翁

集韻。光。杜。从。古。篆。書。集。篆。古。文。韻。海。

翁

徐鉉

六書

韓

翟

元賓碑光洪

通漢隸分韻



永樂大典

卷一四五四五

主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洗馬臣林塘

書寫主員臣趙繼祖

圖點監生臣馬永忠

臣吳敬

KENJI